2024年夏天,一位新疆本土作家备受瞩目。她是行走在田野的观察者、她是唤醒“诗与远方”的疗愈者,她就是用文字激荡灵魂与思考的底色作家——李娟。她笔下的故事,真实大于创作、文字朴实大于优美、叙述灵性大于想象,她的娟式幽默,描写简单巧妙、浸润灵魂却了无痕迹。我认为,李娟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学、人类学家,影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让大众更多了解了她笔下的阿勒泰。在李娟及影视剧的双重效应下,阿勒泰的旅游火了,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涌向阿勒泰,在这场双向奔赴的旅程里,大众不只是想看见那里的壮美风光和生活的质朴诗意,更想看见那里的自己。

“娟娟”细流的边疆民族共生之歌

——《我的阿勒泰》影视剧述评

◎李娜 李静

踏雪寻幽·美景可待

娟式文学呈现的“诗与远方”

向远奔赴,探寻诗意星河。该剧用故事叙述的休闲视角,将观众引向世外桃源的现实和想象中。《我的阿勒泰》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、自由、幸福的本质理解,呈现和塑造的休闲生活已不再局限于特定阶层的象征而是人民大众,是生活中平凡的“我们”,由此才更加动人,受到全网热捧,成为现象级文化盛宴。

通过独特的叙事镜头,该剧构建出“诗与远方”的休闲生活图景和方式,令观众徜徉在阿勒泰如诗如画的自由天地间,为其带来了美的享受和愉悦。

向内生长,演绎生命华章。故事彰显的价值观和传递的松弛感令观众如久逢甘露。李文秀的母亲张凤侠,她就是一个“侠女”,单身母亲的她,要照顾年迈的母亲,还要关照女儿的成长。生活虽不易,她却活得坚强、通透,让文秀不必背负压力生活,即使做草原上的一棵草,随风摇曳也是生命的本分。张凤侠身上散发着侠义、豁达、通透的独特气息和母性光辉,这不乏她长期与当地各民族共同生活的浸染影响,无疑令身处内卷化困境的观众收获了欣喜和思考。

物我融合,成就自然之美。游牧生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现。对那些挖虫草破坏草原生态的人,当地游牧者及各民族是痛恨的。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,爱护自然就是爱护自己,这样的生态观不仅早已深植于当地游牧民族及文化中,也为当地各民族所共同遵守。该剧再现了当地各民族共同对草原生态的珍视,使人们深深感受到自然的力量和美好,同时引发了大众与自然的深度对话,并反观自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

踏雪无痕·润物无声

娟式文学叙事的精彩故事

跨文化爱情的纯真浪漫。爱情原本是一种简单、纯粹的人类情感,和那些世俗标准无关。李文秀和巴太两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,因为各自美好的品质相互吸引心生爱慕。这样的爱情不仅让大众又相信了“爱情”,而且,这一跨越族群文化的爱情自然美好,始终没有任何刻意的说教。因为它不仅是作家李娟的生活感悟,也是多民族和谐共居的草原上真实动人的故事。

各民族共生互融的诗意画卷。阿勒泰是多民族聚居地区,各民族语言、风俗虽有不同,但互助、信任、向往美好生活的情愫是相同的。该剧聚焦于李文秀和她的母亲张凤侠,以“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”为灵魂,展现了阿勒泰地区各民族在平凡生活中的坚韧与对生活的热爱。不同民族的角色之间情感纽带,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传递着温暖和价值。李娟及其家人,在阿勒泰牧区与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真实故事,是新疆各民族共生互融、和谐共处的缩影。这部剧用艺术的力量有力地反驳了外界的误解与偏见,还原了新疆各民族团结一心、亲如一家的真实面貌。在呈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里,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动人故事。

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及其调适。该剧呈现了民族传统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变迁与困境。主人公巴太想在祖辈生活的方式上做出一些改变——离开草原,其父亲却希望他继续在身边放牧。马儿“踏雪”之死,让巴太远走,但影视剧的最后,巴太又返回了草原,在这个开放的结局里,巴太和父亲或许已经和解,传统与现代也理应找到契合点。对新疆各民族来说,在当代的社会转型中,关键是如何既能持守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,又能顺应现代文明的历史潮流。

踏雪留痕·落地有声

娟式文学透视的文化力量

坚定文化自信,从边远地带走向开放前沿。《我的阿勒泰》的爆火,不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新疆元素的独特品质,更加坚定了“民族的才是世界的”文化自觉的唤醒与审视,激发了新疆各民族浓厚强烈的文化自豪感,坚定文化自信是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文化软实力、释放文旅核心竞争力的关键。

重构文化价值,在尊重差异性基础上坚持增进共同性方向。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,中华文化是主干、各民族文化是枝叶,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。《我的阿勒泰》既蕴含一个民族进步的文化思索,又展现中华各民族间互存互融的文化景观。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机遇挑战,传统与现代调适的时代主题,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和合共进的赓续使命,始终是贯穿该剧的精神内核。该剧生动展现了阿勒泰地区的民俗风情和文化特色,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、多样统一的特质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、创新发展是时代要求,也是实现民族文化永葆生命力的关键。

重塑文化精神,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。该剧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为重塑文化精神提供深度思考,即在“两个大局”相互交织、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,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如何坚守根脉、实现守正创新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各民族迈向现代化的精神依托,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安身立命的根基力量。

踏雪无痕亦有痕。《我的阿勒泰》已落下帷幕,但“诗与远方”的阿勒泰却在久久回荡中刻下文化和生命的记忆。阿勒泰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故事依然在继续,这些平凡而伟大的“娟娟”细流终将汇聚成各民族前行的无尽力量。当地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,流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,应当为各民族共同传承守护、共同创新发展。

备注: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“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新疆多民族村落文化互嵌调查研究”(22BMZ130),培养计划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和新疆文化名家项目资助(2023WHMJ011)的阶段性成果

作者:李娜,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;李静,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读博士

阅读·说读

“从0~1”的儿童科幻作品

——简评《通天洞》

◎郑军

人们一直以为科幻故事只能发生在未来背景之下,科幻作品里只能出现宇宙飞船或者机器人。其实,荒蛮远古时代也可以用作科幻背景。法国电影《火战》、美国电影《史前一万年》,都是描写原始生活的科幻片。如今中国也出现类似作品,那就是刘妍的《通天洞》,这是国内首本儿童科幻题材的绘本,具有从“0~1”的意义。

人类最早的文字诞生于5500年前,中国最早的文字出现在3600年前。在有文字记载之前,古人类如何生活?这个话题制造了广阔的想象空间,这是远古素材可以用于科幻的重要原因。《通天洞》的故事离现在超过万年,正好处于无文字时代。

科幻经常描写尚未出现的技术,这给人们一种错觉,认为科幻只能写未来技术。其实,科幻主要描写颠覆式技术,也就是能够大幅改变生活面貌的新技术,通过描写它们对旧技术的颠覆来形成戏剧冲突。远古时代虽然没有高科技,但人类从保存自然野火到钻木取火,同样是技术飞跃,《通天洞》完全符合科幻的选题方向。

通过艰苦的技术革新,人类在大自然的约束下一点点获得自由,这是永恒的科幻主题。在《通天洞》里,主人公“勇”的阿婆因野火蔓延被烧死,“勇”又驯服了火,让其为部落服务。这个过程代表着人对自然力的控制,未被控制的自然力是人类的敌人,控制以后就成为人类的朋友。作者描写“勇”为了人工取火进行的各种尝试:用两根木棍摩擦、用木棍与石头摩擦、把木棍放到阳光下暴晒。最后,他在有孔洞的枯树干上成功钻出火星。不断的试错和思考,让“勇”像一位远古时代的科学家。他在孩提时期就特别喜欢提问题,阿婆也鼓励他发问。好奇心是科学进步的强大动力,即使《通天洞》取材于古人生活,仍然能够表达这个主题。

虽然在小说中,是“勇”最终发明钻木取火,但他的外婆已发现这个现象,并将自己的观察传授给了孩子。没有文字,古人只能以口头方式传授经验,让技术在缓慢积累中得到发展。

有些作品虽然描写远古生活,但采用漫画化方式,比如电影《石头人家》和《疯狂原始人》,它们的背景设置在远古,其实表达了现代人的生活观念。《通天洞》,则完全忠实于原始社会的生活背景。

故事里的人们不会打造人工建筑,只能选择天然洞穴,又因为不会加固而受崩塌之害。人们打猎为生,用土堆围成土炉来烤肉,穿兽皮取暖。因缺乏食物来源,人们一天只吃一餐。又因冰雪季节很长,族人都会滑雪。他们还能绘制岩画,把生活场景保留下来。

野火作为唯一的能源,像生命一样宝贵。小说描写了它的各种功能:取暖、烤制食物、烘干兽皮、驱散野兽。没有火,人们在夜里就无法出行。野火要保存在石窟窿里,有专人负责看管,他们不断放入枯枝和野草,让火种燃烧下去。同时又要防止“风神”助长火势,让火无法控制。

目前的考古学资料显示,人类最早使用天然野火是在140万年前,最早进行钻木取火是在40万年前。不过古人类彼此隔绝,像人工取火这种技术,会在不同部落里反复被发明出来,《通天洞》的情节因此具有合理性。

虽然没有文字,但故事中的古人类已经拥有语言。考古学证据表明,人类约在30万年前进化出能够发出口头语言的器官,而在四万多年前正式形成口头语言。不过,远古时代语言非常简单,没有现代语言中丰富的词汇和复杂的语法。作者忠实于这个背景,从人物命名,到他们的交谈内容,都是简单直白,着重用场景和动作描写完成叙述。这让小说带有一种特殊的朴质感,并且画面感也非常强,形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。当然,作者偶尔也会跳出古人类视角作补充背景。小说介绍了通天洞的实际位置及其气象特征。“通天洞”是一个存在于新疆的考古遗址,使用这种现实素材写科幻是很好的创作方向。著名科幻经典《古峡迷雾》,就是童恩正前辈在三峡考古现场构思出来的。

本书作者刘妍亲赴新疆四年,在通天洞实地考察了很长时间。下了足够多的功夫之后,最终完成的作品很有现场感,甚至能写出洞口的宽度和走向,对周围环境的描写也非常生动。现在主流科幻经常用“高概念”写法,追求闭门造车开脑洞,我反而提倡这种取材于现实的作法。科幻作家也要采风,也要深入生活,刘妍给大家做了好榜样。

如今,“野外生存”成为电视节目的一个热点,也有人靠手工在野外打造生活环境而成为网红。这说明成长在高楼大厦中的现代人,也想看看人与自然如何亲密接触。通过全面描写原始生活,《通天洞》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阅读需求。在原始社会,野外生存是人的基本技能。小说里的自然界既浪漫又残酷,它是人类的生存基础,也能随时剥夺生命。熊在洞穴附近出没,很多族人被野兽咬死。虽然没有点明,但故事中的部落显然是母系社会,外婆和母亲都是部落领袖,这也给读者足够的新奇感。这两年AI话题很火,很多人担心作家是不是会被AI取代。其实,像本书这种“从0~1”的作品不会被AI取代,因为作者承担了把原始素材变成文字的环节。而把真情实感和原创想象变成文字,任何AI都还做不到这一点。

我相信,最终能过AI大潮筛选的,将是《通天洞》这种充满原创精神的作品。

坐拥书城

◎杨建英

我,说不上是藏书人,更谈不上学识渊博,但一心想拥有一个自己的书房,这把心火倒是在心中长久不熄,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烧越旺……

“坐拥书城”居然是个成语,字面意思是坐在堆满书籍的屋子里,常用来形容藏书丰富,也表示一个人热爱读书、学识渊博。四周书架合围,把自己埋身书海,这可能是天底下许多爱书人的共同愿望。

我,说不上是藏书人,更谈不上学识渊博,但一心想拥有一个自己的书房,这把心火倒是在心中长久不熄,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烧越旺!以前上班,没精力、没时间、没资金;现在退休了,精力大不如前,但是还有。时间说不上充裕,但很自由;资金有一些,但额度也很有限。于是,趁热打铁,把积藏多年的心愿赶紧做个了结——在老城区巷道中购得一处老宅,80平方米、三室一厅,专门用作搭建书房。

屋空四壁,不置家私,只买书架。可那种顶天立地一面墙似的书架,本地没有。求助网络,倒是琳琅满目,可遗憾的是,不向本地发货。问其原因,路途远、运费贵,因为是组件运输,没有服务人员上门组装。面对重重困难,毫不退缩,坐拥书城的愿望一定要实现!果断购买,货价与运费几乎等同。凭借儿时搭积木、拆玩具的基础,按图组装,摸索了半个月总算成型。虽没有四面合围列书为城,但也是坐拥“书墙”了!

关于图书陈列摆放,我倒不太讲究。只要归类齐整,即:散文、小说、文史、杂书等书目放在一处清晰可辨,方便取阅即可。我见过图书摆放真讲究的,甚至有点不可理喻——比如:书的摆放不可太紧密,好像太拥挤作者们就会喘不过气来;二是,不能把两个互为敌对人的书籍如鲁迅和胡适、梁实秋等人的作品一起摆放……执拗得煞是可爱!

陈列图书不太讲究,可是在给书房取名的问题上,还是要讲究一把的。查阅资料书斋的命名,可以用“斋、堂、室、屋、楼、房、馆、阁、轩、舍、居、庐、亭、庵、园”等字。历代名人大家的书斋取名大都表露了主人的性情与志趣,它们往往或缘于某事、或由于某因,大多富有诗意、寓意深刻、妙趣横生,如:“项脊轩、天一阁、饮冰室、聊斋、菊香书屋”等。其实,古来书房有“鸡窗”之称。

刘义庆《幽明录》中的记载:“晋兖州刺史沛国宋处宗,尝买得一长鸣鸡……鸡遂作人语,与处宗谈论,极有言致,终日不辍。处宗因此言功大进。”后人便用“鸡窗”来指代书房了!再如:宋代柳永的“悔当初、不把雕鞍锁。向鸡窗、只与蛮笺象管,拘束教吟课”等。

我给书屋取名:三心书房——专心读书、醉心藏书、痴心写书之谓也。私人书房,是心灵的避风港,也是知识的宝库。当你踏入这个空间,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满架的藏书。这些书籍,有的是经典名著,承载着人类智慧的结晶;有的是新锐作品,展现着时代的脉搏和思想的火花。它们如同沉默的智者,静静等待着主人的翻阅。

每一本藏书都有着自己的故事,它们可能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被发现,也可能是经过精心挑选后被收入囊中。无论何种方式,这些书籍都成为书房主人的珍贵财富。闲暇时光,主人可以随手拿起一本,坐在舒适的椅子上,细细品味书中的文字,感受作者的情感和思想。在这个过程中,时间仿佛可以静止,只有心灵在与书籍进行着深度对话。

坐拥书城的感觉,不仅仅是拥有大量书籍,更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。在这个私人书房里,人们可以摆脱外界的干扰,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。通过阅读,人们可以拓宽视野、增长见识,提升自我素养。作家周晓枫有一段话说得好:“你所获得的知识,是帮助你继续保持无知地寻找解困方案的能力。”

如此说来,坐拥书城还真不是单纯享受的地方,而是获得前进动力的加油站,最好每个读书人都拥有一个。

千字文

父爱依稀

◎李辉

父亲去世四年多了!说来惭愧,在这么久的时间里,我很少想起他,确切地讲,竟没有一次梦见过他老人家。

其实,父亲有许多令我傲骄和自豪的——在农村同辈人中,他属于成功人士。父亲初中毕业,在那个年代算是半个知识分子。除了生养我们兄弟姊妹四人、干过十年生产队会计、做了二十多年的乡镇信贷员之外,家庭经济和社会声望在周围几个村也是有响动的。当然,他也有令我感到出糗的时候——比如,有个同龄伙伴就常在我面前喊:“大队长、二会计,离了社员吃狗屁。”每遇此境,我就会面红耳赤、浑身不自在,只能装聋作哑、不知所云!

父亲有两样本事,至今让我自愧不如——一个是算盘打得“噼啪”响,那是他赖以谋生的手段,这没什么好说的;另一个就是他写得一手好字,无论钢笔字还是毛笔字都相当可以,他也常以此自傲。那些目不识丁的村里人找他给亲朋故旧写信时,他一边摇头晃脑地读着已写好的半文不白的信文,一边自鸣得意欣赏着眼前的书法作品。旁边求他写信的人虽说不识字,这时也会不失时机地奉承两句。现在,我还清楚地记得,村里的侯老太太、梁老太太每次找父亲写信,都会带上两三个煮熟的鸡蛋。想想,如今我身体素质这么好,应该和小时候吃的那些鸡蛋不无关系。

再就是,遇到村子里的红白喜事,都要请父亲写喜字喜联、吊唁、幛子、挽联什么的。早年间,操办丧事大有学问,主人家必须要请父亲坐柜,挽联怎么写、送幛子的和死者如何称呼,既不能大白话太直接,让人觉得没学问、不够古雅,还要在言辞中精准表明与亡者是翁婿、子侄、姑舅什么关系,其间大有讲究。否则,弄不好就会贻笑大方,被人当作笑料和段子说讲多少年……

每逢春节,左邻右舍、老少爷们都会拿着各色纸张找父亲写春联,从年三十的一大早排队写到中午饭。给别人家写什么内容的春联,我记不得了,父亲给自家堂屋的春联总是“忠厚传家远 诗书济世长”,要么就是“向阳门第春常在 积善人家庆有馀”。苏北农村有一乡俗:春联一般都是喜庆的红色,可但凡家里和家族中遇有故去的老人时,按照亲疏关系和老人故去年头的长短,春联就必须以白、蓝、黄不同的颜色严格对应起来。倘是家里至亲的老人离世不满三年,是绝不能贴红色对联的。父亲字写得好,在家乡是出了名的。有一年,他和母亲到新疆来看我,当时我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,好像还满足过他几次书写会标的存在感。

印象里,父亲性格温文尔雅,很少发脾气,这在我小时候的农村男人中非常少见。虽然父亲也会偶有发怒,用鞋底、柳条抽我和弟弟,但与村里同龄孩子相比,父亲算是很开明了。再说,比起常常偷懒耍滑、调皮捣蛋的弟弟,我比他少挨揍一半都不止。因此,父亲在我年少时的形象绝对是个有里有面的人,我和他的关系属于典型的父慈子孝型。

地址:阿勒泰市红墩路296号 编辑部:0906-2315197 邮编:836500 广告经营许可证:10011-03 广告发行部:0906-2315709 印刷:阿勒泰地区泰昇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厂址:阿勒泰市解放路七区59-1号 全年定价:228元 零售价:1元